

小說組
第3名

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7屆(113年度)徵文比賽



得獎人：吳文洋

就讀系別：醫學系 四年級

得獎作品：粥

得獎感言：

謝謝評審老師的肯定！

粥

醫學四 吳文洋

第一天

「來。」護理之家的護理師遞給我一碗溫熱的營養粥「同學，你今天服務學習的工作就是餵完這碗粥。」

我急忙帶上醫用手套，接過黏糊糊的粥，疑惑地問道：「那個.....我今天服務學習要做滿兩個小時，只要餵完這碗粥就好了嗎？」

「對，這就夠你做兩小時了。」他有條不紊地從藥櫃抓了幾包藥粉，同時提醒我：「在護理之家裡要戴好口罩、手套和防護衣，遇到任何特殊狀況要馬上通知我。」

他從容地走向走廊深處，掠過一間又一間臥房。整條走廊除了護理人員快步穿梭，及少數病情較好的病人呆坐在房外，就只剩下深灰色的牆磚及一扇扇禁錮病人的房門。一想到要在這猶如監牢的地方服務四個中午，不禁感到十分煩躁，但也只能小跑步地跟上快步向前的護理師。最終，他於走廊深處的房間前停下，向我道：「在這四天的服務學習中，沒什麼比尊重病人重要了。」他緩緩地推開房門，說道：「雖然這些病人無法言語，但他們也能從你的行為感覺到你的態度。」

護理師引領我進入一間狹小的雙人房。和房裡一位仍能言語、坐

在床上的病人打招呼後，他將我帶到另一個靠窗的病床前，向我介紹床上無法行動的老嫗：「這位是陳女士，你今天的工作就是負責餵陳女士吃完午餐，等等我會教你怎麼做。」

從病床上面的掛牌，我得知陳女士已屆耄耋之年，因罹有末期胰臟癌及腦中風，而被困囿於病榻中。她蜷縮於病床內，如襁褓中的嬰兒。只是嬰兒仍能啼哭，而陳女士已喪失發聲能力。在護理師的授意下，我放下營養粥，前去協助將病床立起，使陳女士成坐臥姿。在陳女士身旁，能微微聽見細弱的呼吸聲，及看見她不斷顫抖的雙唇。我仔細端詳她的臉龐，她的雙眼如被血絲爬過，空洞的雙眸沉於泛黃的眼白中。隨她的視線望去，是窗外枯燥乏味的街景。幾棟破舊的老公寓及數叢在人行道邊蔓生的雜草，是陳女士和外界的唯一接觸。

隨後，護理師熟練地將藥粉和水與增稠劑混和，接著倒入營養粥中，攪拌均勻。他拿出一個小湯匙，說：「同學你等等就用這個湯匙餵陳女士，記得每次不要舀太多，以免讓她噎到。我來示範一次。」他舀一小口粥，小心翼翼地將湯匙放入陳女士微張的口中。陳女士開始極為緩慢地咀嚼，但混著口水的粥仍沿她的嘴角溢出。護理師趕緊用湯匙把溢出之粥刮回陳女士嘴裡，向我道：「雖然陳女士癱

痰了，但仍保有些許咀嚼及吞嚥的功能。不過她每次都只能吞下極少的食物，所以這碗粥真的夠你餵兩小時了。」他隨即把粥遞給我，說：「雖然餵食的過程緩慢且無聊，但我相信你必定可以從這次服務學習中有所體會。接下來就交給你，我先去忙其他事啦！」在我向護理師道謝後，他便快步離開病房。

這是我第一次面對癱瘓之人，內心萬分緊張。陳女士宛若一個巨型的舊娃娃，在這娃娃屋中被人們照顧。我深怕一有閃失，便讓脆弱的生命從軀殼中散去。我低頭看著手中餘溫漸失的營養粥，不禁感到有點反胃。這碗營養粥並非如我們平常所食之粥，為了使陳女士更容易吞嚥，營養粥被調製成如奶昔般濃稠，並飄著一股如滷肉與濃湯混和的異味。由於加入藥物的關係，整碗粥呈現深灰色，上面浮有幾點深綠色的碎菜渣，好似混著小石礫的混凝土，使我瞬間喪失食慾。我輕輕的將粥舀起，謹慎地送入陳女士口中，直至她將雙脣徐徐闔上，才將湯匙抽出。伴隨顫關節摩擦而生的喀喀聲，她遲鈍地前後挪動下顎，咀嚼口中的粥。約莫兩三分鐘後，她的咽喉一抬，才成功吞下這口我能在三秒內食入之物。

提心吊膽著餵著每一口粥，我靜靜地看著進食中的陳女士，不知她是否能感覺到我的存在，還是更像由器官運行的機器，只是活著而已？

約莫數十分鐘後，碗內的粥以減少許多，我也逐漸熟練餵食的方

法。此時，護理人員送來另一位病況較佳的病人的午餐。她揚起笑容接過午餐，並將她的藥物倒入其中。她的午餐雖然也是營養粥，但由於她進食能力較陳女士強，故那碗粥更似我平常吃的清粥，仍能分辨出蔬菜、米粒及肉末。她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吃著粥，一言不發地盯著陳女士及我。彷彿看向自身可預期的未來般，揣摩自己如何步向死亡。

我趕緊撇過頭，躲避那位病人的視線。我總感覺時間將在不久後會帶走她臉上僅存的紅潤，也會帶走陳女士的生命，走入不可避免的死亡。

啊，就是死亡。自從我踏入護理之家後，死亡的念頭便盈滿我的腦海。我刻意不去想，但此刻死亡仍不自主走入我腦海。陳女士在數年後必從人世間消逝，被火化成灰燼，或在土中逐漸分解。我看著她臉龐上的蜿蜒皺紋，每一道都蘊含老者珍貴的人生歷練；而她蒼白的髮絲，則述說著她往日曾克服的種種難關。但如今，我甚至無法知曉她是還記得她的過往，只知道死神已在不遠處等著她。接著死神也會帶走房中另一位病人，最終也會奪去我的生命。

我舀起下一口粥，努力將這些想法拋之腦後。試著將注意力轉向病房中的醫療儀器。陳女士的右手上綁滿了各式管線，連接到她身後紀錄血氧、血壓及心跳的儀器。儀器發出穩定的滴答聲，展示仍存於陳女士體內的生命。隨著規律的響聲，我才逐漸緩過神來，繼續將粥

送入她口中。

經由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動作，我餵完了整碗粥。輕輕地擦拭她嘴角溢出的食物，我略為尷尬的向她敬禮，低聲說：「謝.....謝你今天讓我服務，我明天會再來的.....」然後快步離開病房，和護理師道別後，踏出這棟由混凝土建成的灰色建築。

我回頭望向護理之家，頓時恐懼湧上心頭。我好害怕，害怕有關死亡的一切。

第二天

「今天陳女士的家屬會來訪喔。」護理師向正在著隔離衣的我說。他把營養粥、湯匙和藥包給我，並囑咐我：「你今天要做的就如昨天一樣，把藥粉和粥混一混，慢慢地協助陳女士進食。」

護理師再次領著我走過深灰色的長廊，來到陳女士的房前，說：「來探訪的家屬是陳女士的兒子，你可以叫他陳先生。在餵粥餵的無聊時，可以多和陳先生聊天。我記得他還蠻健談的。」接著，他打開門，道：「我今天就帶你到這裡，先去忙其他事啦！」

在護理師離開後，我靜悄悄地走入臥房。除了陳女士及隔壁床的病患外，房裡多了位頭戴棒球帽、身穿條紋襯衫的男子，想必他就是陳女士的兒子——陳先生。陳先生和藹地向我打招呼，他眼角的細紋和口中幾顆銀色的假牙，讓我知道這位陳女士的晚輩，年齡已比我的父親大了。

「陳.....陳先生您好，我是今天來服務的學生！」怕生的我語帶結巴地說。

「你好你好！」陳先生聲音洪亮，向我笑著道：「我還要謝謝你們照顧我媽呢！不然自從爸死掉後，平常都沒人陪她，難得有年輕的同學來找她，她一定很高興！」

「不用謝！」我也笑著回答。我轉過身，將藥粉倒入粥裡。今天的營養粥和昨天一模一樣，仍是那令人倒胃的深灰黏粥。在陳先生的

注視下，我謹慎地舀起一口粥，放到陳女士的嘴邊。不知是不是因為兒子在身旁，還是我已掌握到餵食的訣竅，陳女士今天咀嚼特別快，也較不會有粥從嘴角滲漏的情況出現。陳先生在一旁默默注視他的母親，我則專注著餵陳女士喝粥，而隔壁的病患也和昨日一樣，坐在床邊愉悅地吃午飯。窗外和煦的陽光灑在病床上，為冷冽的病房添加生的氣息。此時的病房彷彿時間靜止般寧靜，好似死神暫時放過這裡，讓陳先生與其母能盡享天倫之樂。

「其實我媽並非總是這麼安靜。」陳先生打破沉默，和我搭話：「我記得他以前總是愛碎碎念，也總愛和我爸吵架。」他拿下帽子，抓了抓頭，繼續說道：「以前總覺得很煩，很不愛回家，連過年我都還會找藉口待在外面。不過時間真的過很快，」他彈了下手指，說：「幾十年一轉眼就過去了，爸也死了，她也就不太講話了。」說到父親的死亡，他的笑容消失了一瞬。不過他隨即又將他的燦爛笑容掛在臉上，道：「反正我也老了，早就看慣生老病死了。倒是你還年輕，要早點找到自己的目標。」

我尷尬地笑了幾聲，回復他：「唉，我還沒仔細想過我有什麼目標呢！」我其實從未仔細想過未來，那感覺還是離我好遠的事。我又舀了一口粥，而陳先生則回答：「那你要更努力去想自己未來要做什麼了。人年輕的時候才有精力去完成夢想，到了我這個年紀，身體開始疾病纏身，就幾乎要花所有心

力去維持健康了。」接著，他轉頭望向陳女士，較為小聲地說：「接下來就會變得像我媽那樣，什麼都不記得。我還記得她以前很討厭吃粥類的食物，覺得黏糊糊的，連配其他配料都嚥不下去。不過她現在也只能吃你餵的粥啦！」他嘆口氣、皺了皺眉，說：「我爸死前也是每天都只能吃營養粥，我看這粥應該是最能代表死亡的食物吧.....」

我很想安慰他，但我也沒經歷過多少死亡，只能繼續餵手中已涼掉的粥。

「唉，抱歉一直跟你說這些負面的話，我平常不會這樣的。」他苦笑地說：「每次來到這裡看媽，心情都好不起來。畢竟你也知道，只要進來這裡，就很難活著出去了。」

雖然很殘酷，但他說的沒錯。在護理之家裡，是無數即將燒盡的昏暗燭光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盡我所能，讓陳女士順利進食而已。

陳先生繼續自言自語道：「我還記得媽以前總是跟我抱怨爸，但在他過世的那天晚上，媽哭倒在爸爸的衣櫃裡，緊抓他陳舊的襯衫，想留住他最後一絲氣息。自那天起，媽就漸漸變得沉默了。」他低下頭，接著說：「在那一天，看著哭倒的媽，我卻哭不出來。」停頓一下，他繼續說：「在那瞬間，我頓悟到面對死亡時，要試著讓情感及想法從腦中流去，放輕鬆，如在朦朧細雨中散步般，讓雨水帶走一切。」他抬起頭，直視著我，道：「不然就會像盛滿粥的碗，稍不留

神就會溢出、撒落一地。」

我歪著頭，試著了解陳先生想傳達給我的道理，但我無法完全理解。

他輕笑，直視我的眼眸，說：「別擔心，雖然你應該聽不懂我在說什麼，但有朝一日你會了解的。」

病房又陷入令人窒息的沉默，陳先生開始望向窗外發呆，正如他的母親一樣。而我則一邊餵陳女士，一邊躲著隔壁病人瘳人的視線，及她臉上始終如一的微笑。

餵完粥後，我和陳先生道別。「抱歉和你說了很多奇怪的話，今天謝謝你照顧我媽了。」他向我道謝。

即使離開護理之家後，陳先生的話語仍縈繞在我的腦海，不斷思索父母、親友及我會如何面對死亡，以及陳女士是否會恐懼死亡？

我開始理解，為何陳先生會說死亡的思緒，能讓人如盛滿粥的碗了。

第三天

今天，我一如前兩天，帶著溫熱的營養粥來到走廊最深處的臥房。隔壁的病人仍坐在床邊吃著清粥，陳女士也同昨日般望向窗外。但今天窗外的景色有所不同。由於時至秋分，今日氣溫驟降數度，原本晴朗無雲的街道也變得大雨滂沱，斗大的雨滴不斷擊打奮力抵抗的雜草。狂風則將對街舊公寓上的招牌吹得搖搖欲墜，不斷侵蝕招牌已然鏽蝕的支架。

我熟練地將藥粉和增稠劑混入營養粥中，盡力將其拌勻。由於天氣驟冷，粥如同屠宰場中牲畜所流之血般，凝結成一塊一塊，我要費很大的勁才能將其攪碎。我舀起一口粥，湊近陳女士嘴邊。或許是因為天氣的關係，陳女士今天的皮膚乾燥如砂紙，她不斷眨著眼，打顫地張開龜裂的雙唇。我把粥緩緩送入她口中，凝神看著她規律地咀嚼。她眼神還是呆滯地望向窗外，不知她是否能感覺到今天窗外有所不同？

在一遍又一遍餵食的動作中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寧靜。縱使護理之家充斥著死亡，但也少了人世間的紛爭與叨擾，取而代之的是平和與安靜。雖然我年紀尚輕、見識尚淺，但在這裡，我也盡力地去體會此處的老者們的心境。放下世俗與功利，我開始嘗試去攫取那些生命中美好的片刻：如昨日自窗外撒入的陽光，及今日轟鳴入耳的落雨

聲。我想，在生命的終點，雖然我可能因年老而喪失記憶與邏輯，但我相信那些美好片刻帶來的愉悅，都會在我心中永存。

輕輕擦拭陳女士嘴角的口涎，我又緩慢地餵了下一口粥。此時，忽然框啣一聲，打破臥房裡互久的寧靜。我抬頭一瞧，隔壁床病人的碗摔在地上，碗內尚未吃完的粥散落一地，猶如一灘爛泥。而她原本一直微笑的雙頰則瞬間僵掉，如被戳破的氣球般，從床上癱軟倒下，昏於地面的粥水中。「嗶——」原本規律跳動的心電圖變成一條直線，使刺耳的警報聲響徹整個護理之家。我迅即放下餵到一半的粥，前去為隔壁床的病人求救。她倒在地上，捂著胸蜷曲掙扎，雙眼怒張，急促喘氣。在我踏出病房前，急救人員已疾速趕至。一位急救人員開始對她施行心肺復甦術，不斷深壓她的胸膛。她的身軀如洩了氣的氣球般，隨著急救人員的按壓上下起伏。另一位急救人員則拿起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，將貼片貼好後，開始實施電擊。彷彿在修補壞掉的機器人，隨著電流通過，倒下的病人一陣一陣地抖動，但仍未見生命回到她原先綻放笑靨的臉龐上。帶我進來的護理師急匆匆地將我拉出臥房，我的雙腿不停顫抖，被突如其來的意外嚇到說不出話。離開病房前我轉頭看向陳女士，她仍靜靜地望向窗外，未受此次意外影響。看見我大口喘著粗氣，護理師趕忙安慰我道：「十分抱歉突然有意外發生，可能是氣溫驟變而引起的。你先趕快回去吧，我們等等

會幫你把粥餵完的。」語畢，他又衝進房間協助急救，只留我一人在外，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

腦內各種思緒錯織交雜，存有萬縷想法卻理不出任何頭緒。如雷的耳鳴在顱內嗡嗡作響，初次見到死亡瞬間的我仍處於震驚之中。拖著沉重的步伐，我緩步向護理之家的出口而行，急救的警報聲仍迴盪不止。隔壁床病人倒下瞬間的情景不斷在我腦中回放：空洞的雙眸，癱軟的四肢，失去色澤的肌膚，這些畫面在腦中閃過，攪動我我所剩不多的理智。我無法記得我是如何回到家裡的，直至午夜時分沉入夢鄉時，她死前的最後一抹微笑仍刻在我眼前。

今夜，我做了一段奇異的夢。夢中的我赤身裸體地躺在一片堅硬水泥地上，冰冷的觸感滲入每一吋肌膚，凍的全身起雞皮疙瘩。水泥地面向四周無限延伸，一望無際全是毫無生氣的死灰色。恍惚間，四周的水泥開始融解，我整個人陷入黏稠的混凝土中，瀰漫著如陳女士的營養粥般令人不適的氣味。我逐漸沉入其中，水泥倒灌而入，在我被完全淹沒的那一瞬，千千萬萬個畫面湧入腦海.....

我看見陳女士張口吃下我餵的第一口粥，眼神空洞望向窗外。

我想起國中的下課時分，和同學衝去球場嬉鬧，讓汗水浸濕青春。

還有那陽光明媚的午後，我坐在父親陳舊的書桌上寫作，雙腳晃呀晃的，掩飾不了完稿時的欣喜。

和暗戀的人在樂園玩旋轉咖啡

杯，他開懷大笑、眼中滿是喜悅，彷彿世界正繞著我們轉動。

在醫院產房的隔離窗外，眾人簇擁表妹來到世間。

兒時的我坐在河邊，看著湖水蕩漾、樹葉隨風起舞，就過了一整個下午。

以及在無法入睡的午夜，聽見父母怒聲吵架，玻璃杯碎落一地。

這些片刻如樹梢泛紅的秋葉般，將隨凜冬將至而消逝，但每一瞬又似會永存，倏忽比時間之河還長久。

長夢過後，我醒了，彷彿已過一世。起身拉開窗簾，瞅了一眼，太陽尚未升起。

第四天

「今天是你在這裡服務學習的最後一天了，雖染昨天有突發狀況，但你還是要盡力完成今天的任務喔。」護理師快步領著我前往陳女士的臥房，說：「另外，今天是每周一次的電影日，等等我們一起把陳女士推到交誼廳，你待會就在那協助她進食。」

我揉了揉雙眼，拖著疲憊身軀跟上他。房間裡只剩陳女士孤單一人，隔壁的病床已清空，抹去昨日死去病人的痕跡。明明在我來的第一天，隔壁床病人的體況看起來不錯。即使已過了一天，我仍無法接受她已和死神離去。摺好的棉被整齊地放在病床上，靜靜等待下一位病人入住。地板也被清潔的一乾二淨，只留有濃烈的消毒水味，充斥整個房間。

護理師謹慎地將病床立起，連著旁邊的醫療儀器一同推出病房。我上前幫忙，一起把陳女士推向交誼廳。陳女士無神地盯著前方，任由我們推移向前。

我們來到位於護理之家正中間的大交誼廳。這裡場地寬闊，足以容納護理之家所有住客。後方的牆面上除了掛著護理人員的名單外，也放有住客們一年一度的大合照，記錄每一位在這裡走完人生旅程的客人。負責膳食的人員來發放午餐，幾乎所有人都在吃營養粥，只差在配料和粥的攪碎程度有些許不同。我環顧四週，有些病人仍能自

行進食，有人如陳女士需要旁人餵食，也有人因喪失吞嚥能力，只能用鼻胃管灌食。管線插入他們的鼻中，強行進行灌漑，努力留住他們體內所剩不多的氣息。

交誼廳最前方的大螢幕開始播放電影，是四、五十年前的一步賀歲港片。電影主要在講述一對家境不優渥的夫妻，努力賺錢讓家中孩子們過一個好年。裡面的家庭雖然平凡，但每一位成員都從和家人的互動中，獲得快樂與滿足。

我繼續餵食陳女士，想著她是否還記得她的家庭？病痛奪去了她的理智，我不知道那些屬於她和家人的美好回憶是否還存於她的腦海裡？

陳女士緩緩嚼著粥，眼神看向牆面，好似想忽略電影所呈現的溫馨家庭時光。

在電影的最後，一家人快樂地坐在桌邊吃年夜飯。「劇終」兩個大字映在螢幕中，讓電影的角色能永遠處於此刻的幸福裡。反觀在現實世界裡，每個人的「劇終」都相同，都是永恆的死亡。

電影結束之時，我也差不多餵完了。病人們前後相間地離開這裡，不知道下週的電影日有誰能再來參加活動，又有誰先走一步，去另一個世界了？我和護理師慢慢地將陳女士推回病房。護理師問我：「在這四天的服務學習中，你有什麼體會嗎？」

我沉思片刻，這四天裡，我第一次覺得自己離死亡那麼近。即使知道死亡是每個人必經的終局，但真正看見有人死去的瞬間，還是讓

我害怕不已。我回答：「我也不太確定，但我覺得在這邊的四天，我總無法抑制自己去思考死亡。」

護理師安慰我：「你早晚會習慣的。我覺得死亡比起是一個瞬間，更像是一個進程。」我們在陳女士的臥房門口停下，他繼續說：「不只是陳女士，連你和我，甚至是醫院裡的新生兒，全都在慢慢走向死亡。雖然聽起來很恐怖，但當人在邁向死亡的過程中，也代表他正在活著。」我們將陳女士推回她原本在的位置。

我仔細咀嚼他所說的話，但就如同陳先生前天所言，我無法理解透徹。我想死亡，是沒有人能完全理解的。

「那你的服務學習就到此結束啦！」護理師道：「跟陳女士好好道別吧！」護理師未等我向他道謝，便快步離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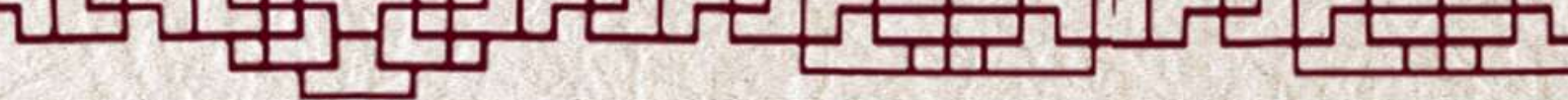
我向陳女士鞠躬，說道：

「謝……謝謝您讓我服務，希望未來還有機會見到您。」雖然我知道我們以後應該沒有機會再見面了。

臨走時，我最後一次回頭看向陳女士。我本來希望她能有所回應，甚至只要看我一眼就好。但她仍癡癡地看向窗外，雙眸內不見靈魂。

我離開陳女士的病房，往出口走去。蕭長的走廊裡人來人往，不知死神接下來要奪走誰的生命。死亡的思緒仍像陳女士的營養粥般，黏糊糊地積在我腦中。我永遠無法忘記那粥令人想吐的氣味，及其凝土般的顏色。

站在護理中心的出口，望向仍



陰雨綿綿的街道，我選擇不把傘撐起。走在街上，任由雨水沖刷，將腦袋混亂的思緒沖走。沁涼的雨水掠過，我閉上雙眼，佇立在雨中。感受清風拂面，聽著雨水彈奏樂曲，及遠處公園孩童清脆的笑聲。我睜開眼睛，看見失去生命的落葉在雨中起舞，充滿生機。

這些美好的瞬間盈滿我的心靈。此刻，即使死亡的念頭尚在，活著的想法也縈繞於腦海，驅散蟠踞已久的恐懼。

得獎作品：粥

評審賞析：

本文以第一人稱的「我」在護理之家的服務學習為故事主軸，藉此反映出醫療中長照、生死、護理陪伴等議題。故事結構以四天的順序來安排情節，包括照顧老奶奶、家屬陳先生到訪、隔壁病床的病人突然往生、看港片等。作者藉由陪伴與「餵粥」，寫出對生命細膩的觀照與省思。「粥」更是本文的主要意象，餵粥除了是照護的內容，「粥」更貫串全文，產生多重意義，讀者可細心挖掘、深思。